

家

藏書

熊襄愍公集卷五

後經略遼東疏

事本難而視之愈易疏

題爲事本難而視之愈易勢已急而應之愈緩著宜先而辦之
愈後心當同而構之愈異懇乞嚴勅中外臣工各換肺腸真心
實意憂國籌邊亟計軍實早圖恢復以救危禍以寬聖憂事何
謂事本難而視之愈易邊事甚迫已有浪湧山壓之勢根本動
搖極難抵擋若仗國家全力能以兵將聽其撥遣糧餉聽其轉
輸馬匹火藥軍裝器械等項聽其取攜裕如遼東一隅尙堪措

臣今從新計算極難置辦而議者但曰守著三岔河扼其險要
可以一夫當關用著西北人資其精壯可以以一當百河西可
無事兵馬調若干募若干鱗次雲集可不患寡有帑金新舊餉
可無虞匱竭火器車營興工製造可戰有具而獨患無一運籌
帷幄之大將耳何言之易也何謂勢已急而應之愈緩夫邊勢
之急固也卽在事諸臣一聞警報紛紛守城門送家眷請召募
移督撫豈不皇皇著急之甚而今忘之矣調兵則邊鎮遷延發
遣無時募兵則科道畏縮起程何日土兵則路途遙遠一時難
到錢糧則戶兵二部交相爭執不休器械則工部推諉緩持不

管卽臣到部將一月而終日與本堂商議某處該道官某銀該
解發某事該催遣某件該料理勒限新司起草尙多沉擱而他
衙門之緩又無論也何爲著宜先而布之愈後以遑論則三至
廣甯爲先著以京師論則山海關爲先著以恢復論則廣甯登
萊天津三路皆先著醫家急則治標一應兵餉戰具宜盡一時
財力合諸臣精神全用於此當先緊要之著此著一定一騎不
能飛越京師自可安枕而紛紛留兵募兵築臺濬池皆以護京
師爲名爭此帑金四分五裂及其要做先著則金已早盡而莫
可措手又何舛也何謂心當同而構之愈異秦越同舟遇風而

其心必一者自救也今中外臣工如此不但爲君父計卽自爲身家性命計亦可以同矣而部臣與部堂異有司與有司異屬官與堂官異小臣與大臣異議臣與任臣異省鎮與廟堂異文官與武將異以致請討本急而阻之以爲異勞績本就而壞之以爲異事體本定而變之以爲異情分本諧而挑之以爲異更有難於枚舉者然而諸臣又非不知夫事之難勢之急著之宜先而心之當同也祇緣一團自顧之私意錮結於胸中而不能剖各部曰且顧我衙門省鎮曰且顧我地方京師曰且顧我輦轂門戶曰且顧我局勢鄉曲曰且顧我香火甚至顧體面顧套

數顧祿位顧譏彈而誰復有一副心腸爲皇上顧封疆顧宗社
明其難務其急且先以破異同之見者此臣願皇上嚴勅下中
外諸臣各換肺腸真心實意憂國籌邊者此也然則今日極難
極急而所當同心先圖者孰有踰於兵馬糧餉器械諸事者哉
昨向職方司取募兵數冊子內調兵共有十一萬三千有奇除
到邊外尙餘十萬了無著落募兵十一萬二千而差官或起程
或永差官亦了無著落真所謂紙上兵耳邊兵餉調屢空無銀
解補邊臣苦之今宜如某鎮調兵若干通算安家甲馬器械等
銀若干萬兩先解該銀一面委該道同見任能將抽選精壯押

送到關聽臣驗發不堪者劾一面將銀補伍庶我得應急彼不
落空前途遇四川調兵科道專望部發銀兩今尙未解水西安
民兵應付前科道一人往調而湖廣土兵恐非空檄所能制也
若募兵於河南山陝各處延山揆派有何中用應將各巡撫標
下精壯及各道練就見兵如數揀發卽將所募錢糧聽自募補
庶彼此俱得實用而南浙抽調之法似亦宜然凡此皆兵部事
也乞勅兵部上緊設法催趲與臣應急如有失悞臣不代咎兵
部職兵馬戶部職錢糧往時小小軍費安家等銀兵部權宜協
濟豈可據爲成例借口今日二十餘萬兵之安家甲馬等銀數

百萬兩都要戶部處辦戶部無計只得空文調募各省鎮只得
空文搪塞此戶部銷兵法也遼東額餉歲計八十萬今地方亡
其大半而十四萬援兵尙存殘兵數萬所餘餉銀何在又半分
其帑金何爲者今日之事不但兵馬在途缺乏行糧在遼缺乏
本折戶部應任其責卽調募夫銀至悞發遣亦戶部之責也乞
勅戶部上緊與兵部通融措處以便調遣與臣應急如有失悞
臣不代任咎至於大將及偏裨之謀勇敢戰者委難其人今臺
省皆以登壇爲言若謂行伍草澤中見有英雄豪傑足當韓范
之任而臣不肯用者臣胸中實無有也臣入臺僅一月往按遼

四年南中一年聽勘聖居七年有何見聞前次經略平日所識
拔皆已舉用皆已零落今亦逢人訪問而無所得而臣又不敢
輕舉白丁如許定國越効忠等驟得遊擊而託故推病以甚保
舉之咎臣想臺省諸臣生長兩直十三道或邊或腹凡所謂行
伍草澤中英雄豪傑必胸中皆已有其人而非漫然空言責成
臣部者乞勅兵部發單分送六科十三道及大小九卿各衙門
各舉所知或堪大將或堪偏裨一一疏名付臣隨材使用而有
如不肯用不能用者則臺省執筆議其後方屬草未畢忽接撫
臣王化貞邊謀愈急我備全疎一揭不覺感嘆欷歔回想去年

在遼情景正是如此而無奈各部之不肯照管何也內言援兵
出關者纔一萬七千內惟一千三百堪用餘皆象人塗馬徒滋
遼累京運盛甲不堪盡置高閣又僅一道一廳無人供事其所
呼籲何如其亟亟者二部見在梅花甲京營長柄斧南京斬馬
刀真定新造與薊昌堪用車輛以及督撫回鎮卽發新帶精壯
兵馬出關以當應用之疏正與臣前調標下見兵聽自募補之
說甚合兵部俱當如議速覆如數給發仍請天語叮囑工部京
營各省鎮道通融濟急不得執留以致失悞河西再速剝膚之
禍其該道補張應征高邦佐二員已經命下數日皆避難不往

假使人人如此皇上孤立於上實可寒心吏科當一面查叅責取不敢失悞供狀立案一面馬上札催勒限到任違卽逮處者也臣嘗嘆河東之事會由人情以難爲易以急爲緩以後悞先以同伐異臣略舉四端爲諸臣提心開眼然亦晚矣清撫之後因仍而有三路三路之後因仍而有開缺北關開缺北關之後因仍而有遼瀋之事及今立從難處急處先處同處下手做去而勢已過重時已難追若再因循不改舊套臣有不忍逆觀者臣言戇直雖冒一時不敢犯之諱實中數年不可破之病尤願諸臣恕之也天啟元年六月

汰退不堪援軍疏

題爲汰退不堪援軍發回另補併從實叅處以警欺玩以救危
亡事蓋向來援遼兵馬各地方留精壯自爲乃專送一種殘弱
老瘦之物搪塞無數臣前次經略時無疏不哀求科道之條陳
明旨之督責無時不申飭而督撫鎮道等官置君父於度外視
明旨如弁髦安忍坐視不肯照顧當是時猶有遼瀋奉集支撐
可緩陵京旦夕之危今河東旣陷河西又危陵京岌岌乎殆矣
各省鎮獨不聞遼報一至而冲聖震驚於上都人撓亂於下家
眷擠城而爭出九卿畫地而守門侍郎巡邊而東奔本兵倉皇

而請死在京各衙門競借差以抽身近京士大夫圖終養而南
竄之光景乎爲人臣者言念及此并可以感動其良心而勃發
其忠義矣滿擬原調十五萬兵馬七八月間可以齊到乃僅僅
有四萬出關仍是殘弱老瘦搪塞之物而延綏人馬則不幸而
值臣初到親自點驗無所容其回護者每唱一名嘆一氣驗一
馬墮一淚不覺撫膺而嘆君臣大義至今日而遂有所逃於天
地之間也本月初四日臣下教場同山右道副使陶珽總兵官
孫顯祖逐一點驗除延綏領兵守備何達領定邊營家丁一百
九十餘名王永祚領安邊鎮靜路家丁一百九十餘員名賈登

科領鎮城正右清平三營健丁一百九十餘員名千總馬登科
領塞營內丁六十名傅良臣領原任總兵尤秉忠內丁七十餘
名甯夏守備周宗克領兩河家丁六百餘名身材神氣頗覺精
飛拔十尙可得八而延綏馬匹小瘦甯夏馬多高大亦不甚瘦
但使軍馬如此卽稍夾以一二老弱臣亦包留帶用何敢苛求
後點薊守備王延祚下官兵一千一十四員名別是一樣人物
臣與鎮道皆蹙眉合眼不欲觀若要盡情汰揀十不得三又恐
退回太多往返費累不得已量退三百九十七名千總項守程
下所領總兵杜文煥家丁一百名內量退三十九名初七日前

屯教場點遊擊高從龍下官兵九百五員名比王延祚所領又
弱量退四百二十五名本總李登下官兵六百九十五員名比
高從龍所領更弱量退四百六十名詢其故則王延祚人馬猶
經巡撫過堂而高從龍李登人馬則巡撫委中軍哈元勛總領
委坐營高麟滕龍驗發者以此一起不如一起而至於馬匹毛
骨脫露血肉淋漓卽本日扶至點所一面點而一面倒者種種
也退軍遺下馬匹儘稍壯者聽與留軍馬瘦者兌換餘皆恐死
道路不敢領回本部催兵部侍郎張議馬本且暮待斃回又無
料行不兩三日餓死立盡不如變價作速處置路費除行道鎮

估值留餒資軍回還外通計四項原發官兵二千九百五十三員名除逃故外實在到關二千七百六十員名今止存留一千四百三十七員名雖曰留之亦聊以備看營守家搬器運糧之需而非衝鋒對壘之用也據王延祚等揭稟鎮將等賣與派弱推送押領一一情節不欲瑣述入疏只如高從龍哭稱身本久廢被原領叅將吳世爵以賄脫而砌已代替李登哭稱身本空閑被原營千總李春華以賣脫而砌屈無伸甚至千總王四哭稱已本花兒詎思被加以千總名色使領兵來而地方官苟且塞責之狀亦可知矣頃該兵部覆臣前疏一款內稱各鎮旣已

發兵專委該道臣督見任能將統領其沿途逃竄生事擾民者
道將一體議罪如發兵之日抽簡未精及逗遛愆期者督撫降
斥該鎮臣仍申逮繫之請奉聖旨依議行今延綏軍馬二千七
百有奇而汰退至一千三百有奇之多抽簡之不精孰有過於
此者律以新奉之旨巡撫應降斥總兵便應逮繫但撫臣張之
厚素有才望履任方新且所調發俱在未奉旨之前應重加罰
治以警其後至於總兵杜文煥父子叔姪世受國恩而頃以廟
祀卹廕加於違制僨師遺禍到今之悍帥家門榮幸尤古所未
有者文煥亦可知感知格矣畏懼援遼動輒稱病伊子杜宏域